

晃晃悠悠的春天

■田秀明

季节的变换总是这样,一抹骄阳,夏天来了;一阵凄风,秋天来了;一场莹雪,冬天来了。季节就像时光里的过客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总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唯独春天不是这样的,它缓缓而来,正如作家迟子建所说的那样,“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”。

从寒冬里缓缓而来的春天,晃晃悠悠的,如小家碧玉的江南女子,发丝轻绾,素面朝天,那样温婉,那样恬静。慢是春天的节奏,也是春天的神韵。每一个春天的来临,都是这样晃晃悠悠地走进人的心里。

春天的风很慢,柔嫩嫩地吹过来,裹挟着暖暖的阳光,驱散冬天的最后一抹寒意。风吹到人的身上,吹进人的心里,一丝一缕,撩拨得人心痒痒的,酥酥的,让人想要一下子扑进它的

怀里。春天的雨也慢,轻盈盈地落下来,天女散花一般,撒落在大地上。春雨洒得花儿露出了笑脸,洒得枝头泛起了青绿。

春天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季节。青青的草,绿绿的树,红艳艳的桃花,还有金黄金黄的油菜花,把春天装扮得妖娆多姿。如果说冬天把天空渲染得如一张白纸的话,春天就是一双丹青的妙手,把无限的风光涂抹。当春天的画笔挥洒得酣畅淋漓的时候,映入眼帘的就是最美的春光。

春天来了,人的心情也是晃晃悠悠的。或许人们被冬天的寒意禁锢得太久,一旦走进春光里,春天的色彩总是让人迈不开腿,忍不住要留在这美好的时光里。踏青是春天里最浪漫的事情,一地一地的草青,一树一树的花

艳,这样的春光,怎么能说错过就错过呢?信步而行,走进草丛里,走进繁花中,让草色染身,让花香沾衣,春天的美丽便留在人们的心里。

世间的美好,都是一点一点凝结而成的,正如这风光无限的春天。春日之慢,晃晃悠悠的,从时光深处走来,向时光深处走去,留在季节里的是愈来愈浓的春色,是渐行渐近的春光。

晃晃悠悠的春天,孕育出的是一幅鲜活灵动的图画。有人曾经这样说过,“人生得失难免,只要有一个完整的春天细用慢享,一切就无所谓了”。春日之慢,何尝不是一种美。

慢待春暖花开,静候岁月无恙,人生足矣。

人生感悟

烟火人间

拐个弯就好

■邹娟娟

汽车在马路中央飞驰,宛如并排的梳齿在油亮的长发里穿梭。偶遇颠簸,姚芳那绷紧的神经也跟着一跳一跳的。

奔四的尴尬年龄,姚芳丈夫的单位也不景气。月头发薪,月末还贷。孩子的成绩一直在中游徘徊,稍不留神就跑到下游。夫妻俩轮着给孩子辅导,外加各种学习兴趣班。公公婆婆也不甘落后,帮着接送孙子,做好饭菜。

就在今天早上,姚芳随手拿起一件厚外套,匆匆往儿子身上套。婆婆见状,上来帮忙给孙子塞棉毛衫的衣角。俩人像抱烟仗一样,里里外外收拾得恰到好处。七点二十了,孩子突然肚子疼要上厕所。无奈穿的太多。只好一件件往下扒。婆婆不乐意了,脱口而出:“这新买的棉裤怎么有点硬啊?”

姚芳想想早晨的场景,心里就堵。无论她买什么,婆婆很少有称心的。不想了,脚底一使劲,两旁的树一团团地往后甩,阳光透过高高低低的树冠,洒下一路斑斓。

姚芳上午还要赶个报告,下午要抽空去陈姨家拿儿子下学期要用的资料,晚上一定要跟老娘打视频电话聊聊天。老娘腿肿了有段时间了,半月板受伤后,就一直卧床休养。

这条路是新路,行人不算多。姚芳一边踩油门,一边盘算当天的安排。一辆油罐车不知何时拦在前面,在姚芳前面摇摇晃晃地开。她好几次打左转向灯,就等超车的最佳时机了,偏不遂人意对面来了一个车队,夹着几辆满载的大卡车,滚了一溜儿烟尘。

姚芳打算等会儿从右边行动,谁知旁边蹿出一辆电动三轮车。车前坐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老人,女的佝偻着男的。老当益壮的男人正襟危坐,雄赳赳地超过汽车。姚芳不禁握紧了方向盘,自己许久不曾和丈夫这么相濡以沫了,何况他早上的表现也让人愤懑。自己和婆婆手忙脚乱,他倒好,坐在椅子上呼啦啦地喝粥。婆婆抱怨时,他也不说话。

眼前的车子左拥右挤,渐渐多了,姚芳开始踩刹车。踩一下,身子往前探一下。她很不喜这“跃跃欲试”的样子,胃里的粥都快挤到嗓子眼了。阳光喜盈盈地睁大眼睛瞅着世间的风云变幻,轻轻松松逼着姚芳出了一身汗。

路,比平时长吗?导航上的路况提醒前方是黄线。一声闷叹从鼻翼溢出。

手机响了,是老娘的电话。姚芳小心驶到最边上,就近找了条小路,拐了过去才按下免提键。

“芳,这两天膝盖好多了,我吃过饭再去医院看看。你放心工作,妈妈很好的!”

“嗯!这回你一定要听医生的。我争取早点回去看你。”

和妈妈每次通电话都不会超过三分钟。姚芳挂完电话接着上路,抬头看窗外,似乎有几团云聚在树顶。路旁能清楚地瞧见平缓流动的河水。打开车窗,风拂过树梢的黄叶,拂过凌乱的发丝。这惬意舒爽的凉风啊!姚芳倚着车座,大口大口吸着这份清凉。

叮——手机又响了。“晚上早点回来。妈买了螃蟹和蛋糕,生日快乐!”婆婆的一条短信赫然在目。

姚芳鼻子一酸,泪珠就滚了出来。此时的白日光铺满了路面,呈一泻入地的气势。

花开诗旅

春语

■乔志兵



牵着春风的衣角
放飞暖融融的风筝
轻声喜悦地洒下
绵绵春雨

清新又寂静的清晨
在希望的田地播种
寻找草绿花红

黄昏前,彩虹挂上枝头
报春来了
喜气洋洋的
霞光,温暖如初

带着花儿的香气
把屋檐上的灯笼点亮
堂屋里,欢歌笑语
在热闹的春夜
分享快乐,品赏春语

她只比我大两岁

■陈林

我的姐姐只比我大两岁,但从小到大,她总是对我说:“你真像个孩子!”看她的表情好像她比我大很多似的。

年幼时,姐姐就好像什么也不怕,领着我走过一个个我们不甚熟悉的路口,一次次穿过田野。记忆里,我的手常常被她紧攥着,好像从来没有松开过。

有一年冬天,我们第一次在没有大人的陪伴下去外婆家拜年。走到半路,也许是那天的太阳太晒了,我竟犯起困来。我俩就坐在了不知是谁家的田埂上。姐姐扶着我,让我坐在她的腿上,用她那短短的胳膊把我抱在怀里,两只胖乎乎的小手在我身上有节奏地拍着,很快我就睡着了。

恍惚间醒来,我还睡在她怀里。她好像也困了,头低垂着,小手却还在我身上拍着。我闻到她脸上的香气,虽然醒了,却不想离开那个小小的怀抱,便半眯着眼睛看着她。

姐姐竟和母亲有几分相似,她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外婆的家和远处的天空,一会儿低头看看怀里的我,还有身边的荒草,眼睛里除了平时的勇敢还有几分迷茫。在这旷野之中,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和她。

高考结束,我说我考得不好,要去打工,她忧伤地说:“你小孩家家的,能干什么活?赶紧上学去,无论什么学都要上。”可她自己却早早进了工厂。

有一次,姐姐上夜班忘了带饭,我给她送到了厂里。刚走到车间门口,我就感受到一股股热风夹着丝丝缕缕的棉絮向门外冲着。我顶住风,抱着饭盒近乎硬闯似的向车间里走去。车间里,机器的声音震耳欲聋,听不清人声,只看到工人的嘴在动。

在一个女工的指引下,我朝着姐姐的方向走去,远远地看她在两排机

器之间来回穿梭。她把一个个纺锤一样的东西拿出来又放进去。我叫她,但她根本听不见。我跑到她面前,她看见我吃了一惊,对着我的耳朵喊道:“你怎么到这来了?你快回去,这里不能来。”姐姐说着捂住了我的耳朵,又将我脸上的棉絮一根根拿掉。我把饭盒给她,她大声说:“以后不用送了,我回去再吃不误。”说着近乎推一样把我送出了车间。

姐姐下班回来后又责备我:“你小孩家家的,跑那去干什么,被灰呛到怎么办?”

“你能去我也能去。”我不服。
“你能和我比呀?我比你大。”姐姐义正辞严。我反驳道:“差两岁也叫大?”她得意地说:“差两岁也是大。两年要多吃多少粒米,多吃多少粒盐?你这辈子都数不完。”我被她逗笑了。

现在,她每次来我家,总要帮我做这做那。我过意不去,便和她一起做。累了我们就相互依偎着坐在沙发上,谈谈过去,说说未来。我讲的她都懂得,她说的我都理解。我明白,我和她是要一辈子相互依偎的。

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江南春】

杨柳风,把一弯河水酿成琼浆,醉了一株桃花,斜倚在温润的石栏旁。窈窕的女子,在水边浣洗蓝花布的春天,将湿漉漉的江南,晾晒在一缕金色的阳光下。三两只嫩黄的小鸭,不知是谁走失的,谨小慎微地徘徊在水湄,试探着春天的深浅。

——方华

【惊喜】

胡同尽头是热闹的街市。车辆行人的喧嚣相对于胡同的寂静,又是另一种人间盛景。那棵盛开的榆叶梅静静地站在街边,恣意地绽放着。我走出胡同,一抬头,我们就这样在金闪闪的阳光下相逢。霎时间,外围的一切都被这惊喜屏蔽了,世界就只剩下这绚烂盛开的一树粉红花朵。

——耿艳菊

【号令】

“轰隆隆”,天空之上,响雷如同一位严厉且慈爱的长者,召唤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。在这震耳欲聋的呼唤下,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虫儿们纷纷从梦中惊醒。它们伸展着沉睡许久的躯体,倾听着春天的号令,准备开始新轮回。

——裴金超